岁月 情长

半生岁月流转 母校情结始终滚烫

● 1989届校友 蒲喜雄

于我而言，广东财经大学（原广东商学院）的四年时光，不是人生长河里一段短暂的过往，而是刻在骨血里的精神印记。1985年，我从海南出发，带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，踏入这所坐落于广州的校园，成为商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学子。教学楼里的灯光、图书馆里的书架、操场边的梧桐树，构成了我青春最清晰的底色。

在专业学习上，我始终抱着“求知若渴”的态度。商业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，从基础的《经济学原理》到复杂的《企业运营策略》，每一门课都像一把钥匙，为我打开了认识商业世界的大门。记得当时教授《市场营销学》的老师，总能结合鲜活的企业案例，把抽象的理论讲得生动易懂。为了吃透一个知识点，我常常在课后泡在图书馆，从早到晚查阅资料、整理笔记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是我对学业的较真；期末考试时，我的专业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，多次获得学校、系里的表彰，那份被认可的喜悦，至今想起仍格外真切。除了学业，我还积极参与班级和系里的活动，作为班干部，组织过学习交流会、文体活动、义务劳动等。在与同学协作的过程中，不仅收获了友谊，更学会了责任与担当——这些在母校习得的品质，成为我后来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。

1989年，毕业的钟声敲响，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：一是留在广州，当时有单位抛出橄榄枝，承诺了较好的待遇，稳定的工作、便捷的城市生活，对许多毕业生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；二是回到家乡海南，彼时海南刚建省不久，百废待兴，急需各类人才投身建设，但艰苦的环境、未知的挑战，显然是一条更难走的路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没有丝毫犹豫——海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家乡的召唤，比任何物质诱惑都更有力量。最终，我婉拒了广州单位的挽留，背着行囊回到了海南，决心用在母校学到的专业知识，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。

回到海南后，我一头扎进了家乡建设的浪潮中。最初的日子里，条件远比想象中艰苦：基础设施不完善，工作中常常要克服资源短缺的难题；市场环境不成熟，开展业务时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。但每当遇到困难，我总会想起在母校时老师说过的话——“脚踏实地，迎难而上”，想起图书馆里那些为了梦想奋力拼搏的日夜，那份从校园里汲取的勇气，支撑着我一步步往前走。几十年来，我经历过事业的“风光时刻”——凭借专业能力推动项目落地，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，赢得了同行的认可；也遭遇过“落魄低谷”——市场波动让项目受挫，一度陷入迷茫。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从未忘记母校给予我的力量。失意时，我会翻出当年的毕业照，看着照片里青涩却坚定的自己，想起母校的校训精神，便觉得又有了重新出发的底气；顺利时，我也会告诫自己，这份成绩离不开母校的培养，不能辜负校园里那段时光的沉淀。

如今，岁月已在我脸上刻下了痕迹，我也终于拥有了安稳的生活：有一个温馨的家，家人平安和睦，日子没有大起大落，满是踏实的幸福。回首半生，风风雨雨、酸甜苦辣都已化作过往，但对母校的感情，却从未有过丝毫减退。我每每关注母校的每一则新闻、消息——看到学校更名升级、学科建设取得突破，我会由衷地自豪；听到母校举办校友活动，我总会想方设法参与，哪怕只是和老校友聊一聊校园的变化，都觉得格外亲切。有一年，我还特意回到母校，走在熟悉的校园（仑头和赤沙），看着熟悉的教学楼、熟悉的操场等，仿佛又回到了1985年那个秋天。那一刻我真的明白——母校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“校园符号”，而是我心中永远的精神港湾，是无论走多远、经历多少风雨，都能让我感到温暖与力量的地方。

总之，这份对母校的情结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脉，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母校永远在我心中，这份情感，也将伴随我一直走下去。衷心祝愿——母校明天会更好！

人生 感悟

草木的驯养

● 2024级审计学（信息系统审计方向）1班 韩佩伶

窗台上添了一盆不知名的草，瘦怯怯的，只几茎嫩绿，畏寒似的瑟缩着。它怯生生地寄居在我的案头，在窗隙漏入的微光里，竟也透出几分伶仃的生气来。起初我不过随意浇水，如同履行一件无关痛痒的差事，只当是案头多了一抹聊胜于无的绿色点缀罢了。

它却活得执着，毫不介意我的敷衍。叶片一日日舒展起来，竟绿得有些晃眼了。我于是渐渐留了心，浇水也多了几分郑重。晨昏之间，竟养成了习惯，总要去看看它，像探望一位寡言的故人。那土干涸了，便浇些水；叶子上蒙了微尘，便轻轻拂拭。不知何时起，这点点琐碎的照拂竟成了我案头劳作的间隙里一种微小的仪式，仿佛它无声地驯养了我焦躁的心——我在它面前躬下腰身，竟与泥土有了无声的盟约。泥土的芬芳竟透出三分清冽，如洗过的山风，令我忘却了窗外市声的喧嚣。

记得童年时，祖居后园有棵老桂树，枝干虬结如龙。每逢秋深，繁密的小花便悄然缀满枝头，香得十分霸道，简直要浸透整个院落。祖母踮着小脚，在树下铺开竹席，细心地接住那些簌簌而落的金色精灵。待晒干收好，便成了寒冬里点染汤羹的一抹暖香。那时的我，只当花香是天地慷慨的馈赠，浑然不解这甜香背后，原是一株树经年累月的沉默生长，与人对它经年累月的守望与珍视——人与草木的深情，从来就在这无声的互相驯养里。

后来客居城市，有段时间案头清冷，便养过一盆风信子。花初开时，蓝紫色的花穗如同凝聚了一角晴空，美得令人屏息。然而好景总似易逝的烟云，不过数日，那花朵便显出颓势，终于恹恹地垂下头去，香消玉殒了。望着那萎顿的残花，心里蓦然一阵空落。原来草木的生死荣枯，亦能牵动人心深处那根最细的弦。人与花之间，那点看似微薄的联系一旦断裂，竟也会留下一种难以言喻的怅惘——原来世间情缘，无论人草，俱是脆弱而深重的。花萎如灯灭，这卑微的草木，竟成了我生活的镜鉴：生命与生命相对时，彼此映照，互相驯养，那点联系一旦断裂，竟也会留下难以言喻的怅惘。

我案头这盆无名的草，仍在生长。它不似桂树那般慷慨浓香，亦无风信子那般惊艳易逝，它只是安分地绿着，在方寸之地伸展着对光与水的渴望。我日日俯身照料，手指沾染了泥土的气息。它无求于我，却以这静默的绿意，日日驯养着我的眼睛与心神。浇水的陶罐在窗台上投下敦厚的影子，而叶片在玻璃上投下晃动的光斑——这无声的交流，竟成了我抵御浮世喧嚣的堡垒。

草木无言，却自有一种沉静的力量。它们扎根于泥土，向上舒展着枝叶，如同一种恒久的姿态，告诉世人何谓“生”的本分。人常自诩为万物之灵长，自以为在驯养草木，殊不知，当我们为它俯身、为它驻足、因它荣枯而心弦微颤之时，那柔韧的绿意也正以其谦卑的生存之道，悄然驯养着我们日益粗糙的灵魂——它教人懂得俯身，懂得专注，懂得在方寸泥土里也能安放灵魂的绿意。原来泥土与叶脉间，亦藏着宇宙的秩序与尊严。

人与花草，原不过是宇宙间偶然的相遇。我们俯身照料泥土，泥土亦在无声处滋养我们的心灵。案头这一小钵绿意，非名花异草，却以最谦卑的方式向我昭示：所谓驯养，乃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笨拙而温柔的彼此照看——为一片叶的舒展而喜悦，为一朵花的凋零而轻叹，在泥土的微息里，我们才真正触到了大地深处那汩汩不竭的、生的脉搏。

原来驯养之道，不在主奴之名，而在俯仰之间那一点相惜的灵犀。

人在 旅途

乌镇游

● 2024级资产评估2班 翁丽贞

入镇口处，早挤了满满的人，纷纷攘攘，人声鼎沸，如涨潮之潮水，在这炎热天气熏得人头晕脑胀。

水乡的骨是桥，血管是绵绵不绝的水流。乌镇靠水而生，依水而建。河如一条墨绿色的绸带，穿镇而过，两岸的木楼挤挤挨挨，错落相接，像一对对经年已久的老友，隔着河水絮语不断。民宿和各式小店遍布岸旁，黑瓦白墙，青苔满绿，水乡的风情初见端倪。石桥横跨水上，桥拱弯曲，犹如一只只乌龟默默伏在水上，被无数步履踏过，石面被磨得光滑，映出人影和天空。

濛濛细雨中，踮着脚尖，在石桥的台阶上缓步而行，脚下的石缝中冒出被水汽滋养的湿绿青苔，桥下流水幽深，水影晃动，几只乌篷船悄然滑过。船头摇橹的船夫，摇橹的动作娴熟流畅，那激起的水流潺潺，是最怡人心神的白噪音，而船尾漾开的水纹，一圈圈扩散开去，如同在深绿绸缎上绣出细密的纹路。

穿街走巷，湿滑石路走得人脚板发麻，沿路边一处茶馆歇息。茶馆门前搭着雨棚，檐下挂着一溜红灯笼，红得晃眼。坐定了，茶水热气氤氲间，店主坐在了我们对面。她佝偻着身子，穿着富有古镇特色的蓝布衣，枯瘦的手掌捧着茶碗，眼角的皱纹如同被河水冲刷出的沟壑，眼珠有些浑浊了，但却十分有神，见我们满头大汗，笑眯眯请我们吃雪糕。我选了“老冰棍”，姐姐选了“小布丁”，口中的雪糕在这夏日里沁出凉意，老人亲切地随口闲聊，因闷热天气和拥挤人群而生出的烦躁被轻轻熨平了。

天色渐暗，灯次第亮起，整个乌镇便换了一副温柔的面孔。灯光在河面上铺开，被水流揉碎，又重聚，如撒下的一把碎金。河上船灯星星点点，倒影在墨色的水波里摇曳，如梦似幻。

我们登上一艘小船，说了民宿名字，船夫应好，船便悠悠向前。船行无声，水声在耳畔絮语。岸上的灯火倒映在水中，被船桨搅碎，又慢慢恢复，灯影重重，映照着古朴的小桥与瓦房，不禁恍惚，直到看到这仿旧的古楼墙上安着的排气扇才回神。船桨拨动，水声轻响，摇碎了水面上的灯影，坐在船边，将炽热手心伸进冰凉水中，随船行一路破开水流，真是好不快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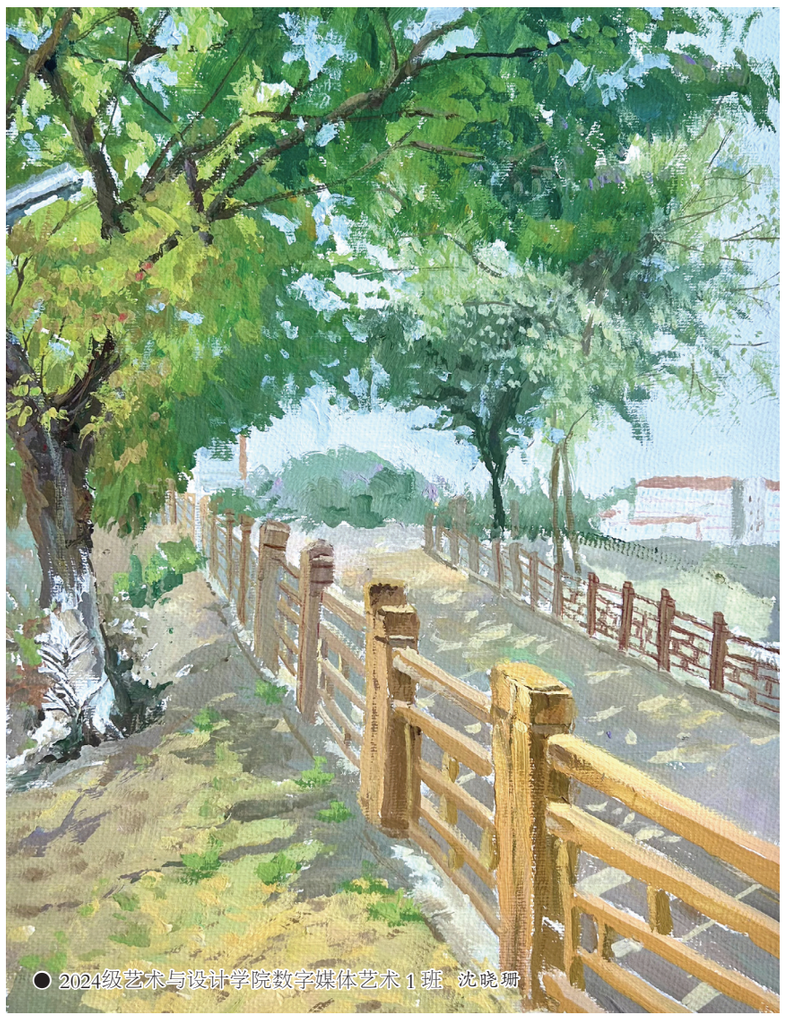
夜逐渐深了，下船的地方离民宿还有些距离，偏不巧下起了暴雨，慌张的游客们急着出景区，撑着伞挤在青石板路上，真是寸步难行，我们只好进了路边的冷饮店，边吃边等雨停。青绿可爱的团子，白嫩嫩的双皮奶，撒着金黄桂花的酒酿圆子，冷冷雨水偶尔也被吹进檐下打到手臂和小腿，但却不妨碍口中滋滋地泛着甜。吃完冷饮，雨已经变得淅沥，撑伞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回返。石板路泛着幽微的光泽，游客如潮水般退去，灯影静谧中，白天被喧嚷淹没的乌镇，此刻像退潮后裸露出的真实河床，幽静而写意。

翌日清晨，天还未大亮，再次走上街头。街道空空荡荡，石板路上还带着夜里的凉气。几个环卫工人已经开始劳作，扫帚划过石板的声音，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一位婆婆推着一辆吱嘎作响的破旧自行车经过，车后座上捆着几捆新鲜的青菜。我站在桥头，望着远处水面上弥漫的薄薄晨雾，水气清凉，夹带着些微河腥的气息，轻轻拂过面颊。

离开乌镇的时候，天光大亮。景区门口早已有人排起长龙，静悄悄的古镇即将迎来下一波游客。我们边走边回头看，乌镇的轮廓在朝阳中渐渐模糊，如一幅被水洇开的画。那几座石桥，依旧如静默的守候者，稳稳立于流水之中，见证着晨昏更迭。

乌镇的水，自流自去，游人如云，不过是过境的浮尘，被水流裹挟一程，又终被时光冲散于岸上。熙来攘往，自以为涉水而过，但也只是在岸边搅起片刻喧腾的泡沫。水，却永远是水，它流淌于桥下，也流淌于时间之上；人潮涌来时它沉静，人潮退去后它依旧沉静——水声里是亘古的沉默，在石桥的拱洞下，只把人的喧哗与来去的步声，都悄然收容、涤荡，又悠悠送远。

榴园



● 2024级艺术与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1班 沈晓珊

● 2024级艺术与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1班 彭雪蓉

总编辑：李恩华 责任编辑：刘鸿燕 编排：王翠 赖婕 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21号 邮编：510320 电话：020—84095522 邮箱：Xiaobao@gdufe.edu.cn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印刷 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和北路8号